一台雙絕

陳均

藝苑咀華

一九一六年，因京南大旱，原在京南演出的寶山合班闖到京東演戲，而本在京東活動的郝振基挑班的同和班被擠到通州、三河一帶，最後只得進北京，於廣興園演出。不料郝振基的《安天會》一出，即轟動全城。從此，郝振基躋身於梨園名伶之列，與楊小樓、蓋叫天、鄭法祥並稱爲「四大猴王」。一九一八年一月六日，丹桂園演出義務夜戲，其中程艷秋的《彩樓配》爲壓軸，郝振基的《安天會》則是大軸。

同和班走紅京城後，王益友想來搭班，不料卻被班主李益仲所拒，於是王益友致信河北高陽的榮慶社，由田際雲掌管的天樂園邀請入京。榮慶社亦是崑弋班，但是實力雄厚、好角更多，如陶顯庭、侯益隆、王益友等人，各有擅演劇目，此外還有正被追捧的旦角韓世昌，比起同和班僅依靠郝振基一人來，更受歡迎。同和班生意蕭條，只得黯然退出北京。第二年，郝振基也應邀加盟榮慶社。因此，郝振基和陶顯庭開始搭檔，京城崑曲舞台上出現了著名的「一台雙絕」。

本來陶顯庭早先習武生，以《夜奔》馳名。但進京城後，因王益友也擅長《夜奔》等武生戲，而且京城觀衆多愛聽崑腔戲，厭聞高腔，故陶改唱老生及花臉。陶顯庭有一條高亢如「黃鐘大呂」之嗓，頗受歡迎。如《刀會》《訓子》之關公、《北餞》尉遲恭、《功宴》之鐵勒奴、《酒樓》之郭子儀、《彈詞》之李龜年、《安天會》之天王、《草詔》之燕王等。

最爲人津津樂道的是《安天會》裡「大戰擒猴」一場，天王每派一將，必唱一大段曲牌，其後是猴王與天兵天將大戰，向來被稱作是「唱死天王累死猴兒」。郝振基與陶顯庭合作時，陶顯庭飾演托塔天王，唱起來高亢雄渾，郝振基則做工細膩逼眞，二人相得益彰，是爲民國崑曲復興時期的「黃金組合」。

據陶顯庭的養子陶小庭說，《草詔》一齣，由郝振基飾方孝孺、陶顯庭飾燕王，和《安天會》中的「孫悟空」與「天王」一樣，也是「一台雙絕」。因爲陶顯庭的嗓子高亢嘹亮「賽銅鐘」，但郝振基的嗓子恰好能夠壓着陶唱。陶顯庭莊嚴肅穆，郝振基則擅長做表，有天生一副悲愁之貌，所以配合起來韻味絕佳。

一九三八年，二伶均應邀至重組後的榮慶社，孰料一年之後，天津連降大雨半個多月，街道積起齊腰高的大水。水災持續兩個多月，榮慶社諸伶病死殆半，不復成班。陶顯庭的行頭全部被毀，兼又感染風寒，病中聽說家鄉被日軍洗劫燒光，一生積蓄財產均化爲烏有，在激憤中去世。而郝振基也就此隱居鄉村，依養女過活，幾年後也默默故去。「一台雙絕」至此成爲傳說。

威尼斯光線 Liu Lok（攝）

落馬湖與馬上湖

汪金友

天南地北

蘇北平原上有一片湖，北接新沂，南連宿遷。總面積三百七十五平方公里，庫容量七點五億平方米，江蘇省四大湖泊之一。該湖不僅水質清澈，燦若明珠，而且河灣縱橫，水網密布，蘆葦連着蘆葦，港灣連着港灣，是一處自然環境和人文景觀完美結合的純生態旅遊勝地。只是這個湖的名稱，讓人眼花繚亂。

最初這個湖叫「落馬湖」，源於一個美麗的傳說。相傳唐朝大力士李存孝十三歲時，已經力大無窮。他恨天無柄，恨地無環。意思是說，如果天有柄，他可以把天拽下來；如果地有環，他就能把地拎起來。

有一次，李存孝在山上放羊，有一隻老虎，乘他不備，偷吃了他一隻羊。李存孝非常憤怒，就追打老虎。一直追到江蘇新沂的馬陵山上。老虎無路可逃，便轉身與李存孝搏鬥。李存孝奮身一躍，抓住了老虎的尾巴。老虎三爪朝天，只有一爪着地。重心都在這一爪上，所以在此處的岩石上留下了一個深深的爪印。李存孝抓着老虎，將腳狠狠一跺，奮力將老虎朝高空甩去。於是在他跺腳的地方，也留下了一個深深的腳印。而這一甩不要緊，竟把老虎甩到了三十公里外的一片湖上。一個老頭，正在湖邊釣魚，突見空中落下一個龐然大物。由於他以前沒有見過老虎，便以爲這是天上的天馬行空不慎墜入湖中。這件事傳開後，人們就稱這個湖爲「落馬湖」。如今，馬陵山的爪印和腳印尚在，我親眼所見。

若干年後，這裡來了一個官員，對「落馬湖」的「落」字耿耿於懷。他想，「落馬」不等於「丟官」嗎？如果總說「落馬」，自己的前程還有什麼希望？於是他召集下屬商議，決定給「落馬湖」改名。但又怕百姓反對，所以便取了個同音的「駱」字，改「落馬湖」爲「駱馬湖」。這件事，在《淮安府志》有記載：「舊作落馬，受沂蒙諸上之水匯為巨浸。」只是這段簡略的文字，沒有記載那個爲「落馬湖」改名官員的姓名。但這次改名，肯定發生在宋代以前，因爲《宋史・高宗本紀》載：「紹興五年（一一三一年）四月，金將度淮，屯宿遷縣駱馬湖。」這說明到宋高宗時，「落馬湖」已改稱「駱馬湖」。

這個「駱」字，有三種解釋。一是黑鬃的白馬；二是哺乳動物駱駝；三是姓氏。「駱」「落」同音，還有黑鬃白馬的意思，所以「駱馬湖」一說漸得到接受。無論歷代官方文字，還是文人墨客的詩文，都稱「落馬湖」爲「駱馬湖」。只是在民間，仍有李存孝打虎和「落馬湖」的傳說。

但到了近年，爲「駱馬湖」改名的呼聲不絕於耳。有人叫「樂馬湖」，有人叫「龍馬湖」。前幾年江蘇宿遷的有關部門，爲了避諱「落馬」的諧音，還公開把「駱馬湖」改爲「馬上湖」。結果遭到市民強烈反對，不了了之。

其實叫了「馬上湖」，就能夠總在「馬上」嗎？「落馬」還是「上馬」，完全取決於個人的表現，與湖名沒有絲毫關係。但近年來總有一些官員，以地名保前途。他們不敢去洛陽，怕因此「落」。他們也不敢去廬山，怕由此被「擼」。

新沂詩人王慶旭也曾賦詩一首：「水草無垠豐茂處，引來天馬落於斯。今人可笑為防讖，爭把古名欲改之。」歷史就是這樣無情，越是急於「馬上升」者，往往越不能升。

打口青年簡史

阿爾

人生在線

這兒的空間裡

打口碟，即國外正版CD、VCD和DVD，國外出版商因高估銷量而大量生產，賣不出去只好打口銷毀（打到口爲打口CD，沒打到口爲原盤CD）。這些碟片通過不同途徑進入到中國，幾乎全部來源於美國。又因價格便宜、首版發行等原因，得到中國音樂迷和收藏迷們的喜愛。後有打口青年、打口一代等說法。

現在打口不多了，原盤CD開始多起來。樂迷們現在開始收藏港版的CD以及黑膠。懷舊，或許是當年打口青年們的最後的主題。就如前些年北京舉辦的綻放搖滾音樂會。更多的現場觀衆，會想起多年以前的青春。

在銀川地下唱片販子薛球子那看到港版的溫拿五虎，極其珍貴。至於Beyond、達明一派等早就成爲「尖貨」，來了就被瓜分掉了。懷舊，依然是人們購買唱片的主題。

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，二十一世紀初，從盜版的槍花，斯汀，再到打孔磁帶，港版盜版CD，打口CD，現在流行的原盤，想起來，我們還眞是經歷了所謂滄桑。只是這滄桑，我們依然經歷着。

回憶起九十年代，我的每一次銀川之行幾乎都與書、磁帶、CD有關。

第一盤磁帶，是我和寧夏第一代搖滾樂手健宇在銀川外文書店買的，很貴，好像二十多塊錢。那時上高三，我和健宇湊了錢，終於買上了那張威猛樂隊的磁帶。磁帶是透明的，能清晰地看見裡面的轉輪。買這盤磁帶，是爲了跳霹靂舞。

那個時代，崔健從《新長征路上的搖滾》開始向《解決》挺進。那天，在健宇家的小二樓上，我們幾個同志看着廠區的馬路，健宇騎着自行車出現了，之後，他上樓了，老崔的《解決》！他說。我們把《解決》放進錄音機裡，神情激動。以後，上學路上，會不時地哼起「我看着你，曾經看不到底，誰知進進出出才明白是無邊的空虛，就像這兒的空間裡。」

兩個胖子

一九九一年，到銀川上學。步行街天橋下的唱片店，開始有大量的盜版英美搖滾磁帶，好像是七塊多一張，於是省下錢買。記得有金屬樂隊、皇后樂隊、斯汀、極端、槍花……偶有幾張打口磁帶，很貴，買不起，好幾十塊錢一張。那陣兒，經常和老何、老蔣這兩個畫畫的去買。買書，買磁帶，喝便宜的鐵蓋「銀川白」，亂談藝術、文學，構成了一堆文藝青年的生活史。我們辦了寧夏第一個民刊——《吉普賽人》，自己刻蠟板，到街上找打字店印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，打字店有複印機的很少，幾乎全是油印機，走進去，油墨味道非常大。現在想起，似有餘香。

一九九三年畢業回大武口上班，有工資了，可以買磁帶了。經常到銀川買打口。常去的地方是玫瑰唱片，還有寧大一帶，還去西安買。在陝師大和外院門口的店。記得還買到了詩人伊沙他們辦的口語民刊打印本。伊沙那時是西安外院的老師，現在是教授了。還有邱華棟的小說集《不要驚醒死者》。邱華棟那時據說被保送上大學，現在是《人民文學》的主編助理。

那時西安好像很流行重金屬，長髮青年很多。進了音像店，賣得最貴的就是重金屬樂隊的打口帶。越有名的越貴。倒是讓我撿了個便宜，非主流樂隊REM的打口磁帶竟沒人要，老闆三塊錢一張，我買了好幾張。現在還在抽屜裡珍藏着。

在西安，最大的幸福莫過於買到了平克・弗洛伊德那張偉大的《月缺》以及恐怖海峽樂隊的《金錢無用》。而隨後，才知道正是這個由理科生組建的樂隊整出了一張更牛的《牆》，再隨後，還眞的像他們預言的那樣，不過幾年，柏林牆被推倒了。

二〇一〇年底一次飯局，遇見玫瑰唱片的老闆。他也才知道我是他陌生的老客戶。於是我們就很熱烈地擁抱。同時我在想，這傢伙，當年弄得我們在學校天天吃中萃方便麵和饅頭蘸白糖。或許，這就是當年寧夏打口青年所必須經歷的生活。

到復興橋有多遠

不知是在萬達還是在金華品牌服裝發布會上，我遇見了他。其實，我們的認識更早，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。

那是在銀川的一九九一年？還是一九九二年？記憶已經在我們這些步入中年的文青腦海中變得模糊了。就像那一年，在北京，黑豹樂隊第一次首發唱片。幾個身着黑色皮衣的長髮搖滾青年站在一家唱片店裡，我卻只買了一張崔健的磁帶，然後邁出門去。誰是竇唯呢？現在再說這個問題已經不重要了。想說的，只是那一句老得不能再老的歌名《孤獨的人是可恥的》。只是，這首張楚的歌，當年魔岩唱片的三傑，也大都隱於市井，很少掀起波瀾了。

復興橋其實就在那裡，在記憶的深處。

那時復興橋一帶還不叫步行街。有家磁帶店很小。我們能看到的是《音樂天堂》，還有《音像世界》。根據這個按圖索驥，歐美金曲拼盤，卡朋特的美國鄉村音樂，後來的理查・馬克思，邁克爾・鮑頓。可再後來我們竟然把興趣轉到了槍炮和玫瑰樂隊上。噢，還有達明一派，Beyond。現在歌廳裡大家還在唱着《海闊天空》。

那些年銀川的冬天很冷，我們從口袋裡掏出皺巴巴的錢幣，用手點戳着櫃台裡的磁帶，一種被期待的幸福感油然而生。我們知道，等我們回到大武口，他們已經把三洋錄音機準備好，還有塞外煙，美國的希爾頓香煙，等着把磁帶放入帶倉之後打開，就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，就是我們爲之眩暈的感知的大門將要開啓了。

事實上，到復興橋眞的不遠。她現在還在那裡。在她身邊，商場林立，美女顧盼生姿。只不過，在她旁邊的巷子裡，是牛肉拉麵館和其他小吃。而在十年以前，甚至更早，那裡是幾家南方人開的電器小店。白衣蒼狗，還有什麼不能變呢？

韶華漸失，復興橋卻越來越近。「賀蘭山下作中秋，山上飛雪已白頭」，不由想起于右任先生的一句詩。春日融融，物是人非，復興橋上的暖陽依舊。

自由 Liu Lok（攝）

太平天國女狀元

許揚

文史叢譚

「艫聲聽未了，山水送孤帆；對面青如畫，回頭綠滿岩。半空雲嫋嫋，一帶水巉巉；船尾澄流迥，峰腰旭照銜。青疑留古岸，翠欲上征衫；流響驚鳧雁，濃蔭鬱檜杉。」

據說，這首五言律詩是南京才女傅善祥在太平天國科舉考試中的傑作，而她因爲這首詩奪得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狀元。

傅善祥出生於南京城裡的一戶書香人家，父親以開館授學爲業，膝下有傅善祥與姐姐傅鸞祥兩個女兒。兩姐妹自幼攻讀詩文，堪稱一對才貌俱全的姊妹花。太平天國入主南京時，姊妹兩人都被太平軍收編到「女館」中。

「女館」就是太平軍作戰時期的「女營」。雖然到南京後已改名「女館」，不再參加戰爭，但編制仍然是軍事化。館中成員經常要參加挖濠溝、挑磚石等勞動，晚上則聽牧師傳道。

東王楊秀清建議太平天國仿照明朝開科舉，只是考期不定。每遇國家大典及諸王重大喜慶之事就開科取士。過去的科舉考試女人是沒有資格參加的，既然太平天國提倡男女平等，何不再做開設女科的創舉。

這一年剛好是楊秀清四十歲的生日，他趁機提出分男女兩科開考取士，取得了天王洪秀全的同意。書香門第出身的傅善祥，因受家傳翰墨之薰陶，經書典籍無所不通，詩詞歌賦了然於胸，才思敏捷，文如泉湧，頃刻間下筆萬言，處處精華，字字珠璣，便一舉奪得頭名狀元。傅善祥披紅掛彩，跨馬遊街，一路上鑼鼓笙簫，城中百姓夾道爭看。

不久，傅善祥被東王封爲東殿尚書，批答章奏，撰寫來往公文，參與機要，成了東王府運籌帷幄的得力助手之一，並成爲楊秀清的地下夫人。

一八五六年，「天京事變」爆發。在洪秀全的密令下，韋昌輝連夜率三千親兵趕回南京，在燕王秦日綱的配合下把東王府殺了個雞犬不留，兩萬多太平軍將士身首異處，秦淮河水染成了紅色。

至於太平天國的女狀元傅善祥的去向，目前史料上最爲普遍的說法是，身爲東王府地位最高的女官傅善祥在亂軍中也被殺死，屍體被拋入大江之中，隨水東流而去。

風情東關街

蘭慧

繽紛華夏

「青磚小瓦馬頭牆，迴廊掛落花格窗」，東關街已有一千二百多年歷史，古色古香。

「中華首妝」謝馥春，店內精緻雅潔，正堂櫃枱內整齊擺放着鴨蛋粉、梳頭油、香囊香袋等古式美容妝品，透過玻璃還可看見現場調製間裡這些美妝用品的製作過程。一女子試用香粉後，果然面色白裡泛紅，香飄韻美呢。綠楊春茶莊的牆上，有圖文爲顧客解讀揚州名茶的文化內涵，一隅有品茶桌椅，周到之至，清淨古雅。揚州剪紙「銀剪」剪出揚州風景，店老緣自大師「挑擔街賣」。

不遠處突然傳來清脆悠揚的樂聲。原來是「陶笛部落」，年輕的店主正倚在店內畫着水墨江南的白牆邊吹奏《天空之城》。雨天人少，他微笑招呼我，我才第一次知道這種小巧的樂器，英文叫Ocarina，源自意大利，屬於便攜式的吹管樂器。「這種陶土熏燒的陶笛音色柔美，很容易上口」，店主說。男孩溫厚的笑容如雨後老街上空的明亮氣韻，叫人難忘。

累了，隨意走進七夕客棧歇腳，幾位男士正圍着古色古香實木座椅悠閒地喝茶打牌。我端着茶碗四下亂走。櫥櫃上隨意散放着家人的照片、花草手工、雜誌書籍。右側花花綠綠的卡片、便籤隨處可見，不同筆跡寫着各種祝福心願。八十年代老式明信片按照不同風格一疊疊擺放着，原來這就是時尚的「慢遞服務」——你可以隨意選張自己喜歡的卡片，寫上想說的話，留好詳細地址，記上未來某個日期，店家會幫你存放好，到時再提前寄出。這個角落也可隨手塗鴉下你此地此刻的心情。第二部分就是大家喝茶打牌的地方，角落除了大株綠色植物，還有一台老式留聲機，膠木唱片上印着鄧麗君的《何日君再來》。一架鞦韆，小座假山和一小缸白蓮組成的露天秀氣的庭院是第三部分。最後是長長的走廊邊的一間間客房，七夕、圓夢、簡愛……成了房間的標籤。

不知不覺要到出街了，腳上的繡花鞋、腕上的漆器手鐲、唇齒處的茶、食餘香和包裡淘來各式小玩意。回眸望去，東關街那「魚骨狀」的街巷串起名園故居，還有平凡淳樸、情意綿長的民俗風情。

美食瑪洛迦

林中洋

文化經緯

作爲西班牙的海島，瑪洛迦的美食中少不了西班牙菜的影子，但是作爲有着悠久歷史的島嶼，它也有不少自己獨特的風味，有的簡樸，有的精緻；品嘗過後令人回味無窮。

最有名的莫過於一種叫做「恩薩麻達」（Ensaimada）的麵包了。早在十七世紀的時候，史書上就有關於這種麵包的記載。它的主要成分是小麥粉、水、牛奶、糖和雞蛋，當然還有不可或缺的豬油，這種麵包被捲成蝸牛狀，有的體型較小，有的大如鍋蓋；有不加餡兒和帶餡兒兩種，餡子是南瓜醬做的，被稱爲「天使的頭髮」。瑪洛迦人把「恩薩麻達」當早飯吃，那裡的人講究「早上十點之後不再吃恩薩麻達」，他們把這麵包撕開，蘸着茶水或其他飲料下肚。「恩薩麻達」還是很受歡迎的旅遊紀念品，不少人在上飛機離開瑪洛迦之前，不忘在機場買幾盒帶上。

島上的前餐種類多樣，除了常見的Tapas，就是「瑪洛迦湯」（sopas mallorquinas）了。說這是「湯」，好像有點委屈，因爲它其實是一個飽滿實誠的蔬菜雜燴，裡面有番茄、大辣椒、洋葱、豆角、甜豆等時令蔬菜，加上葱蒜，配上切得極薄的、隔日的硬麵包片兒，熱熱鬧鬧一大碗，吃過之後連正餐都可以省了。這道菜本來是比較典型的「窮人的飯」，但也可以被做得很精緻，因而早就作爲瑪洛迦本土風味登上了大雅之堂。

當然，瑪洛迦島上不是只有純樸的鄉間風味，也有製作考究的菜餚，比如「lomo con col」，這是用捲心菜的葉子包裹着的豬裡脊，與豬血腸塊兒、葡萄乾和松子一起燉製而成；還有瑪洛迦式烤羊腿也很有名：將羊腿切開，裡面夾上碎肉、香腸、松子等作餡，撒上香料，然後與蔬菜一起烤製一個半鐘頭，這道菜講究的是從烤箱裡拿出來後就立即吃，而且越年輕的羊味道越好。

瑪洛迦是一個海島，所以魚和海鮮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道風景。那海鮮燴飯「Paella」在島上隨處都可以見到，這是非常著名的西班牙風味，金燦燦的一大盤米飯，裡面夾雜着紅色的大蝦、黑色的海貝、白色的魷魚，色彩斑斕，好吃又好看。我最喜歡的是烤烏賊，看着好像很簡單——兩個小墨魚配上蔬菜色拉或是米飯，但是那味道與口感卻與衆不同，也許是因爲那墨魚非常新鮮的緣故吧，咬在嘴裡沒有一點兒嚼橡膠的感覺，配上地中海沿岸典型的香料，那個味道令人難忘。

前點正餐之後，當然是飯後甜食了。瑪洛迦島上除了橄欖樹，最常見的是檸檬與杏樹，所以杏仁蛋糕成爲島上的特色甜點就不足爲奇了。說特色，是因爲這蛋糕在吃的時候，要往蛋糕上澆一勺本地釀造的杏仁酒，然後再配上一個杏仁冰激凌球。

瑪洛迦的美食，就和它的自然景觀一樣，有平坦也有險峻，有繁華也有荒涼，不管是喜歡清淡的還是鍾情於吃辣的人，在這個島上都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口味。